

# 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 論無产階級国际主义

中国人民大学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系編

校 內 用 書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 編 者 的 話

本書是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概論”的教學需要而編印的，是這門課程的學習材料之一。本書摘錄的主要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摘錄的範圍以教學內容為根據，但不以此為限。

本書在編排上，除分有大題之外，還在大題之下一般都加了若干小標題，這些標題除個別外，都是編者加的。

劉少奇同志所著“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一書，應當作為必讀文件，但考慮到這本書已有單行本，為節省本書的篇幅，沒有印出。同樣原因沒有收印的其他文件，均列目於相應的標題之後。

由於編者的政治理論水平不高，在摘錄上、編輯上難免有缺點和錯誤，敬請讀者指正。

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系

1959年4月

# 目 录

|                                                   |       |
|---------------------------------------------------|-------|
| 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实质 .....                               | 1—20  |
| 1. 什么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                              | 1     |
| 2.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要求各国工人从組織上融合起来 .....                   | 13    |
| 3. 国际主义者为了无产阶级的国际利益,不怕“他的”祖国忍受牺牲 .....            | 14    |
| 4. 国际主义者反对帝国主义战争,首先对本国“资产阶级政府”<br>进行坚决斗争 .....    | 17    |
| 5. “哥达纲领”的国际主义,比那个自由貿易的国际主义<br>还要逊色得难以估量 .....    | 19    |
| 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共同利益的表现 .....                      | 20—26 |
| 1. 无产阶级的民族自决是以服从整个无产阶级的<br>政治斗争的统一为前提 .....       | 20    |
| 2. 革命的“民族”任务和国际任务的一致性和不可分割性 .....                 | 24    |
| 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条件 .....                      | 26—46 |
| 1. 无产阶级的联合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 .....                    | 26    |
| 2. 离开无产阶级的国际援助,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br>就不能取得胜利 .....         | 31    |
| 3.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被压迫民族解放的唯一方法。<br>放棄国际主义就是放棄社会主义 ..... | 33    |
| 4. 苏联工人如果没有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支持就不能掌握住政权 .....               | 34    |
| 5. 十月革命需要其他国家的革命援助,其他国家的革命也需要<br>十月革命的援助 .....    | 35    |
| 6. 各国工人阶级的相互支持,过去需要将来仍然需要 .....                   | 37    |
| 7. 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帮助是出于共同經濟高涨的真诚愿望 .....                | 38    |
| 8. 社会主义各国依靠彼此的合作和互助,將大致同时过渡到<br>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 .....   | 38    |
| 9. 俄国工人阶级为了国际主义利益不惜付出牺牲 .....                     | 39    |

|                                                         |       |
|---------------------------------------------------------|-------|
| 10. 我們和全世界无产者結成联盟来建設社会主义 .....                          | 41    |
| 11. 无产階級全力支持民族解放。宣傳民族分离和宣傳民族融合<br>之間沒有任何“矛盾” .....      | 43    |
| <b>四、反对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b> .....                              | 46—64 |
| 1. “压迫他族人民的人民是不能自由的” .....                              | 46    |
| 2. “民族文化自治”是資产階級民族主义的一种口号，<br>它是腐蝕和分裂工人的精致的民族主义計劃 ..... | 47    |
| 3. 資产階級民族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是反映兩大階級营壘的<br>两个敌对的口号 .....         | 49    |
| 4. 各个民族的工人組織的联邦制，是資产階級民族主义<br>分裂工人階級的企图 .....           | 50    |
| 5. 民族主义对工人階級統一事业的危害性 .....                              | 51    |
| 6. 坚决与沙文主义作斗争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                           | 51    |
| 7. 不贊成被压迫民族有分立的自由，<br>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就是一句空話 .....              | 53    |
| 8. 贊成民族分离，并不意味着贊成被压迫民族的<br>資产階級民族主义 .....               | 57    |
| 9. 民族問題上的两个历史趋向 馬克思主义的民族綱領<br>首先坚持民族平等，其次坚持国际主义原則 ..... | 59    |
| 10. 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反对狹隘民族主义 .....                             | 59    |
| <b>五、无产階級的国际团結</b> .....                                | 64—78 |
| 1. 全世界无产階級利益和目的的一致性 无产階級团結<br>友爱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          | 64    |
| 2. 无产階級的国际团結是战胜敌人的基本保証和原因 .....                         | 66    |
| 3. 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各国的国际团結 .....                               | 67    |
| 4.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挑撥中苏团結只能是枉費心机 .....                         | 76    |
| 5. 法国和德国工人互通和平与友爱的事实，<br>展示了光明未来的前途 .....               | 77    |
| 6. 各民族革命者的联盟正在实现 .....                                  | 78    |
| <b>六、对南斯拉夫在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問題上的<br/>修正主义观点的批判</b> .....         | 78—88 |

## 一、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實質

### 1. 什麼是無产階級国际主义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階級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特別重視和坚持整个无产階級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階級和資产階級的斗争所經歷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終代表着整个运动的利益。

（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79頁）

真正的国际主义只有一种，就是进行忘我的工作來发展本国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斗争，毫无例外地支持（用宣傳、同情和物質來支持）所有国家的同样的斗争、同样的路綫，而且只支持这种斗争和这种路綫。

除此以外，其他一切都是欺人之談和馬尼洛夫精神。

（列寧：“无产階級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1917年4月10日，載“列寧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52—53頁）

考茨基極端自信地認為自己是国际主义者，并自称为国际主义者。他宣布謝德曼之流是“政府派社会主义者”。考茨基既然擁護孟什維克（他沒有公開說同情他們，但是一心一意宣揚他們的觀點），也就十分清楚地暴露出他的“国际主义”是哪一类貨色了。考茨基不是孤孤單單的一個人，而是在第二国际環境中必然產生出來的一個派別（法國的龍格，意大利的屠拉梯，瑞士的諾勃斯、格里姆、格拉貝和奈恩，英國的拉姆賽·麥克唐納等）的代表，因此，我們來研究一下考茨基的“国际主义”是大有教益的。

考茨基強調說，孟什維克也參加過齊美爾瓦爾得會議（這無疑是一張文憑，不過……這是一張陳腐的文憑）。他把他所同意的孟什維

克观点描述如下：

……“孟什維克想实现普遍的和平。他們想要各交战国接受不割地不賠款的口号。依照这个观点，在这个目的沒有达到以前，俄国军队应当保持备战状态。布尔什維克却要求立刻无条件地媾和，必要时同意单独媾和，他們力图强迫实现这一点，来加紧瓦解本已瓦解的军队。”（第27頁）考茨基認為，布尔什維克不應該夺取政权，而應該以立宪會議为滿足。

总之，考茨基和孟什維克的国际主义就是：向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府要求改良，但在所有交战国沒有接受不割地不賠款的口号以前，必須繼續拥护这个政府，繼續支持它所进行的战争。無論屠拉梯也好，考茨基分子（哈阿茲等）也好，龙格之流也好，都已經屡次表示过这种观点了，他們說：我們是主張“保卫祖国”的。

从理論上說，这是完全不善于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区别开来，这是在保卫祖国的問題上十足的糊涂观念。从政治上說，这是用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代替国际主义，这是轉向改良主义，背棄革命。

从无产阶级观点看来，承認“保卫祖国”就是为現在的战争辯护，承認它是合理的。不論是君主制或是共和制，不論此刻敌军是在我国境内或在他国境内，这次战争始終是帝国主义的战争，承認保卫祖国实际上就是支持帝国主义的侵略的资产阶级，就是完全叛变社会主义。在俄国，即使是在克倫斯基时代，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时代，战争也依然是帝国主义的战争，因为进行这个战争的是占統治地位的资产阶级（須知战争是“政策的繼續”）；从前沙皇同英法資本家訂立的瓜分世界和掠夺他国的秘密条約，清楚地說明了这次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質。

孟什維克把这次战争称为防御的或革命的战争，就是厚顏无耻地欺騙人民，而考茨基贊同孟什維克的政策，就是贊成欺騙人民，贊成小资产者为資本效劳，愚弄工人，把工人束縛在帝国主义者的战車上。考茨基实行典型的市僧庸人政策，以为提出口号就能改变事情，并向群众灌輸这种荒謬思想。全部资产阶级民主史打破了这个幻想。

为了欺騙人民，資產階級民主派总是提出种种“口号”。問題是要考察他們的誠意，把他們的言論和他們的行動做個比較，不要听唯心的或騙人的空話，而要徹底找到階級的現實。要使帝國主義戰爭不再是帝國主義戰爭，不能依靠騙子、空談家或庸人提出一些甜蜜的“口号”，只有实际打倒进行帝國主義戰爭、同这次戰爭有千絲万縷的（甚至千繩万索的）經濟联系的階級，只有真正革命的階級即无產階級起来掌握政权。不然就无法摆脱帝國主義戰爭，也无法摆脱帝國主義的掠夺性的和約。

考茨基贊成孟什維克的對外政策，宣布这个政策是国际主义的、齐美尔瓦尔得派的政策。这样一来，他就表明了齐美尔瓦尔得机会主义多数的腐朽（难怪我們齐美尔瓦尔得左派<sup>①</sup>当时就同这个多数分开了！）；而最重要的是表明了他考茨基从无產階級立場轉到了小資產階級立場，从革命的立場轉到了改良主义的立場。

无產階級是要用革命手段推翻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則是要用改良主义“改善”帝国主义，迁就帝国主义，服从帝国主义。当考茨基还是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例如在1909年写“取得政权的道路”的时候，他坚决認為戰爭必然引起革命，說革命时代正在到来。1912年的巴塞爾宣言明确地指出，英德兩大集团的帝国主义戰爭（这次戰爭果然在1914年爆发了）必将引起无產階級革命。可是当1918年戰爭真正在各国引起革命的时候，考茨基却不去說明革命的必然性，不去周密地考虑徹底革命的策略和准备革命的方法和手段，反而把

---

① 齐美尔瓦尔得左派是列宁在国际主义社会主义者第一次代表會議上組成的，这次會議于1915年9月初在齐美尔瓦尔得（瑞士）召开。列宁把这次會議称为发展国际反战运动的“第一步”。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維克在齐美尔瓦尔得左派中采取了唯一正确的徹底的立場。此外，这个集团也有过不徹底的国际主义者。對他們的批判，請參看列宁的“論尤尼烏斯的小冊子”、“关于自決問題的爭論总结”、“論‘廢除武裝’的口号”等文章（見“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98—313、314—354頁和第23卷第92—102頁）和斯大林的“論布尔什維主义历史中的几个問題”这封信（見斯大林“列宁主义問題”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68—482頁）。——原書注釋

孟什維克的改良主義策略叫作國際主義。難道這不是叛徒行為嗎？

考茨基夸獎孟什維克主張保持軍隊的備戰狀態，責備布爾什維克加緊“瓦解”已經瓦解的軍隊。這也就是贊揚改良主義，贊揚服從帝國主義資產階級，而責備革命，背棄革命。因為在克倫斯基的統治下保持備戰狀態，就等於是並且果然是保持資產階級（雖然是共和派資產階級）指揮的軍隊。大家知道，而且事變的發展已經明顯地証實，這個共和派軍隊由於保留了科爾尼洛夫的軍官而保持了科爾尼洛夫的精神。資產階級的軍官不能不是科爾尼洛夫派的，不能不傾向帝國主義，用武力鎮壓無產階級。照舊保持帝國主義戰爭的一切基礎，保持資產階級專政的一切基礎，進行小的修理，把外表加以粉刷（“改良”），——這就是孟什維克策略的實際內容。

事情完全相反，沒有一個大革命是不“瓦解”軍隊的，而且不這樣也不行。因為軍隊是保護舊制度的最頑固的工具，是維護資產階級紀律、支持資本統治、保持並教育勞動者去作資本的奴隸的最堅固的柱石。反革命派從來不容忍而且也不能容忍武裝工人和軍隊同時並存。恩格斯說過，法國在每次革命以後，工人總是武裝了的：“因此，在掌握政柄的資產者看來，第一個訓條就是解除工人武裝。”武裝工人是新軍隊的萌芽，是新社會制度的組織細胞。消滅這個細胞，不讓它發展起來，——這就是資產階級的第一個訓條。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着重指出，一切革命取得勝利的第一個訓條就是破壞舊軍隊，解散舊軍隊，用新軍隊代替它。升到統治地位的新的社會階級，若不使舊軍隊完全解體（即反動的或膽小的市儈叫喊的所謂“瓦解”），若不經歷一個沒有任何軍隊的最困難最痛苦的時期（法國大革命就經過了這樣一個痛苦時期），若不在艱苦的內戰中逐漸建立起新階級的新軍隊、新紀律、新軍事組織，它始終也不能取得和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歷史學家考茨基從前是懂得這一點的。叛徒考茨基卻忘記了這一點。

如果考茨基贊同孟什維克在俄國革命中的策略，他又有什麼權利稱謝德曼分子為“政府派社會主義者”呢？孟什維克擁護克倫斯基，加入他的內閣，也就同樣是政府派社會主義者了。只要考茨基提出進



行帝国主义战争的統治階級的問題，他就絕對迴避不了这个結論。然而考茨基极力避免提出一个馬克思主义者必須提出的关于統治階級的問題，因为一提出這個問題，叛徒的眞面目就暴露出来了。

德国的考茨基派、法国的龙格派、意大利的屠拉梯派都說：社会主义主張民族平等自由，主張民族自决，所以当敌军进攻我国或侵入我国領土时，社会主义者有权利而且有責任保卫祖国。从理論上看，这种說法不是一味侮辱社会主义，就是騙人的遁辞；从实际政治上看，这种說法同无知的庄稼汉一样，根本不考虑战争的社会性和阶级性，不考虑革命政党在反动战争期間的任务。

社会主义反对对民族使用暴力。这是无可爭辯的事实。社会主义也一般地反对对人使用暴力。然而除了信基督教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托尔斯泰主义者以外，誰也不会由此得出結論說，社会主义反对革命暴力。可見只談一般“暴力”，而不分析反动暴力和革命暴力不同的条件，就是背棄革命的市僧，或者簡直是进行詭辯，自欺欺人。

对民族使用暴力的問題也是这样。一切战争都是对民族使用暴力，但这并不妨碍社会主义者贊成革命战争。在社会主义者（如果他不是叛徒）看来，基本問題是战争的阶级性。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兩大集团为了瓜分世界、为了分贓、为了掠夺和征服弱小民族而进行的战争。1912年的巴塞爾宣言就是这样估計战争的，这种估計已为事实所証明。誰不这样看战争，誰就不是社会主义者。

如果威廉統治下的德国人或克列孟梭統治下的法国人說：敌人侵入了我国，我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就有权利和責任保卫祖国。这种議論不是社会主义者的，不是国际主义者的，不是革命无产者的，而是市僧民族主义者的。因为在这个議論中，根本沒有工人反資本的革命阶级斗争观，根本沒有从世界资产阶级和世界无产阶级方面着眼来估計整个战争，就是說，根本沒有国际主义，而只有一种偏狭的頑固的民族主义。我国受欺凌了，其他一切我都不管了——这就是这种議論的結論，这就是它的市僧民族主义的狭險性。这正象一个人看

到对个人使用暴力，就說：社会主义是反对暴力的，因此，我宁可叛变，也不坐牢。

假如一个法国人、德国人或意大利人說：社会主义是反对对民族使用暴力的，因此，敌人侵入我国，我就要起来自卫。这个人是背叛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因为他只看見自己的“国”，把“自己的”……資产階級看得高于一切，而沒有考虑到使战争成为帝国主义战争、使他的資产階級成为帝国主义侵略鎖煉的一环的国际联系。

所有的市僧和愚昧无知的庄稼汉正是像考茨基派、龙格派、屠拉梯派等等叛徒那样議論的：敌人进入我国了，其余一切我都不管了①。

、社会主义者、革命的无产者、国际主义者的議論則不同：决定战争的性質(反动战争或是革命战争)，不是看誰先进攻，“敌人”在誰的国境內，而是看哪一个階級进行战争，这个战争是哪一种政策的繼續。如果这个战争是反动的帝国主义的战争，就是說，是由帝国主义的、强暴的、掠夺的反动資产階級的两个世界集团进行的战争，那末一切資产階級(甚至小国的資产階級)都是掠夺的参加者，而作为革命无产階級的代表，我的任务就是准备世界无产階級革命，因为这是摆脱世界大屠杀的慘禍的唯一出路。我看問題，不應該从“本”国的观点出发(因为这是民族主义市僧这类可憐的笨蛋的議論，他不知道他是帝国主义資产階級手中的玩具)，而應該从我要准备、宣傳和推进世界无产階級革命的观点出发。

这才是国际主义，这才是国际主义者 革命工人、真正社会主义者的任务。这也就是叛徒考茨基“忘記了”的常識。考茨基一从贊同小資产階級民族主义者(俄国的孟什維克，法国的龙格派，意大利的屠

---

① 社会沙文主义者(謝德曼、列諾得尔、韓德遜、龔帕斯等等分子)在战争期間拒絕一切关于“国际”的言論。他們認為反对“本国”資产階級就是“背叛”……社会主义。他們贊成本国資产階級的侵略政策。社会和平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市僧和平主义者)流露出“国际主义的”情感，奋起反对兼并政策等等，但实际上繼續支持本国帝国主义的資产階級。這兩派人的差別很小，正像凶言惡語的資本家和花言巧語的資本家的差別一样。

拉梯派，德国的哈阿兹派）的策略轉到批評布尔什維克的策略，他的叛徒立場就更加明显了。請看他的批評吧：

“布尔什維克的革命建筑在这种假定上面：这个革命將是全欧洲的革命的出发点；俄国的大胆創举將喚醒全欧洲的无产者起来斗争。

既然这样假定，俄国的单独媾和將采取什么形式，这种媾和將使俄国人民遭受多少苦难，損失多少領土（原文是Verstümmelungen，即殘缺或割裂），以及怎样解釋民族自决，当然都沒有什么关系了。俄国能不能自卫，也是沒有关系的。照这种观点看来，欧洲革命能最好地捍卫俄国革命，它一定会使旧俄境內各民族得到完全的和真正的自决。

將在欧洲实现社会主义和巩固社会主义的欧洲革命，也一定会帮助俄国消除經濟落后所造成的实行社会主义生产的障碍。

只要俄国革命必然引起欧洲革命这个基本假設能够成立，所有这些都都很合邏輯，很有根据。但是，如果欧洲革命不发生，又怎么办呢？

直到現在，这个假設还没有証实。于是人們責备欧洲无产者，說他們拋棄和出卖了俄国革命。这种責备簡直是无的放矢，因为究竟是誰應該对欧洲无产阶级的行动負責呢？”（第28頁）

往下考茨基再三补充說，馬克思、恩格斯、倍倍尔曾屢次犯錯誤，把他們期待的革命到来的時間估計錯了，但是他們从来沒有把他們的策略建筑在期待“在一定时期內”发生革命上面（第29頁），而布尔什維克却“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全欧洲的革命上面”。

我們故意把这样長的一段話摘来，为的是使讀者清楚地看到，考茨基是怎样“巧妙地”伪造馬克思主义，用卑鄙的反动的市僧观点代替馬克思主义。

第一、把显然愚蠢的思想加到他的論敌身上，然后加以駁斥，这是不大聪明的人慣用的手法。如果布尔什維克真是把他們的策略建筑在期待其他国家在一定时期內发生革命上面，那当然是很愚蠢的。但布尔什維克党並沒有做过这样的蠢事。我在給美国工人的信（1918年8月20日）中直接排斥了这种愚蠢思想，我說，我們指望美国革命，但并不指望它在一定时期內发生。我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左派共产主义者”論战的时候（1918年1—3月），多次發揮了这种思想。考茨

基玩了一套小的……很小的歪曲事实的把戏，他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批評就是建筑在这套把戏上面的。考茨基把指望欧洲革命在較短时期內但不是在一定时期內发生的策略，同指望它在一定时期內发生的策略混为一談了。这是一个小的、很小很小的騙局！

后一种策略是愚蠢的。前一种策略是每个馬克思主义者、每个革命的无产者和国际主义者必須采取的策略，其所以必須，因为只有这种策略才是用馬克思主义观点正确地估計了战争在欧洲各国造成的客观情况，只有这种策略才符合于无产阶级的国际任务。

考茨基用布尔什维克革命家可能犯錯誤而沒有犯錯誤的小問題，代替了关于一般革命策略的基础的大問題，从而安然无事地避开了一般革命策略！

政治上的叛徒考茨基，在理論上甚至不能提出关于革命策略的客观前提的問題。

現在我們来談第二点。

第二、如果欧洲有革命形势存在，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指望欧洲革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策略在有革命形势时和沒有革命形势时是不能一样的，这是馬克思主义的起碼道理。

考茨基要是提出这个馬克思主义者必須提出的問題，他就会看到，問題的答案必然是对他不利的。早在战前，一切馬克思主义者、一切社会主义者都認為，欧洲战争一定会造成革命形势。当考茨基还不是叛徒的时候，他在1902年（在“社会革命”一書中）和1909年（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一書中）都明确地承認过这一点。用整个第二国际的名义发表的巴塞尔宣言也承認了这一点。难怪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分子（即动摇于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之間的“中派”）都像害怕火一样，害怕巴塞尔宣言关于这点的声明！

可見，期待欧洲革命形势，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迷恋，而是一切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意見。考茨基避开这个毫无疑問的真理，大談布尔什维克“向来相信暴力和意志的万能”，用这种空談来遮盖他那避而不提革命形势問題的可耻行为。

其次，革命形势是不是真正到来了呢？这个问题考茨基也不会提出。经济事实回答了这个问题：到处都是战争造成的饥荒和破坏，这就是革命形势。政治事实也回答了这个问题：从1915年起，在所有国家里，陈旧腐朽的社会党显然在分裂，无产阶级群众显然在左倾，离开社会沙文主义领袖，有了革命的思想 and 情绪，拥护革命的领袖。

1918年8月5日考茨基写他的这本小册子的时候，只有害怕革命、叛变革命的人才会看不见这些事实。现在呢，在1918年10月底，大家都已亲眼看见，欧洲许多国家的革命在极迅速地发展。希望人家照旧把他看成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家”考茨基，竟成了十分近视的庸人（象1847年被马克思讥笑的庸人一样），看不见日益迫近的革命！！

现在我们来谈第三点。

第三、在欧洲有了革命形势的情况下，革命策略应具有什么特点呢？变成了叛徒的考茨基害怕提出这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提出的问题。考茨基象一个典型的庸俗的市僧或愚昧的农夫那样推论：“全欧洲革命”来到了没有呢？如果来到了，那他也愿意做一个革命者！但是那时候，我们可以说，所有的混蛋（正像有时混进胜利了的布尔什维克队伍里的混蛋一样）都会宣布自己是革命者！

如果没有到来，考茨基就要离开革命！考茨基丝毫不懂得这个道理：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于庸人和市僧的地方，在于他有本倾向愚昧无知的群众宣传正在成熟的革命必然到来，证明它的不可避免，说明它对人民的好处，准备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去进行革命。

考茨基把谬论加到布尔什维克身上，说他们指望欧洲革命将在一定时期内到来，而把一切希望都放在这一点上面。这种谬论正是反对考茨基自己的，因为由此正好得出结论：如果欧洲革命在1918年8月5日以前到来，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就是正确的了！考茨基指的正是他写这本小册子的日子。而在8月5日过去几个星期以后，可以看出欧洲几个国家的革命正在到来，于是考茨基的叛徒立场，他伪造马克思主义的行为，他在用革命精神处理问题、甚至用革命精神提出问题方

面的笨拙无能，就暴露无遗了！

考茨基写道：责备欧洲的无产者叛变，这简直是无的放矢。

考茨基先生，你错了！你拿镜子照一照，就会看到这个“矢”是向谁放的。考茨基装做天真的样子，似乎他不知道：谁在这样责备，这个责备又是什么意思。其实考茨基明明知道，是德国的“左派”，斯巴达克派，即李卜克内西和他的朋友责备的，而且现在他们还在这样责备。这种责备表示一种明确的意识：德国无产阶级扼杀芬兰、乌克兰、拉脱维亚、爱斯兰，也就是背叛了俄国的（和世界的）革命。这首先和主要不是责备受尽压迫的群众，而是责备谢德曼和考茨基这类的领袖，因为这些领袖没有履行自己的天职，没有到群众中去进行革命鼓动、革命宣传和革命工作以反对群众的保守心理，这些领袖的活动实际上是违反被压迫阶级群众中永远蕴蓄着的革命本能和志向。谢德曼分子公开地、粗暴地、无耻地、多半是自私自利地出卖了无产阶级，投降了资产阶级。考茨基派和龙格派也是这样干的，不过他们犹豫动摇，畏首畏尾地望着此刻强有力的人物。考茨基在战争期间写的一切著作都不是支持和发扬革命精神，而是扑灭革命精神。

考茨基竟不了解，“责备”欧洲无产者出卖了俄国革命具有何等巨大的理论意义，尤其具有何等巨大的宣传鼓动意义。这一点简直可以成为德国正式社会民主党“中派”领袖的市僧愚钝的历史纪念碑了！考茨基不了解，在德意志“帝国”书报检查条件下，没有背叛社会主义的德国社会主义者李卜克内西和他的朋友几乎只能利用这种“责备”，来表达自己对德国工人的号召：抛弃谢德曼分子和考茨基分子，推开这些“领袖”，摆脱他们那种使人愚钝、使人庸俗的说教，违背他们的愿望，不理睬他们，越过他们，而走向革命，进行革命！

考茨基不了解这一点。试问他又怎能了解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呢？我们能不能指望一个根本背叛革命的人会权衡和估量革命在一种最“困难”场合的发展条件呢？

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正确的策略，是唯一国际主义的策略，因为它不是建筑在害怕世界革命的怯懦心理、“不相信”世界革命的市僧

心理上面，不是建筑在只保卫“自己”祖国（自己的资产阶级的祖国）而对其余一切加以“唾棄”的狭隘民族主义願望上面，而是建筑在对欧洲革命形势的正确估計（在战前，在社会沙文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变节以前，是一致公認的）上面。这个策略是唯一国际主义的策略，因为它为了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已經做了一个国家所能做到的一切。这个策略已为大量成就所証实，因为布尔什維主义已經成为世界的布尔什維主义（这并不是俄国布尔什維克的功劳，而是由于各地群众对真正革命的策略表示了最深切的同情），它提供了与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实际不同的思想、理論、綱領和策略。布尔什維主义彻底粉碎了謝德曼和考茨基、列諾得尔和龙格、韓德遜和麦克唐納之流的陈旧腐朽的国际；現在这些人爭先恐后，夢想“統一”并使死尸复活。布尔什維主义建立了第三国际的思想基础和策略基础，这个国际才是真正无产阶级的、真正共产主义的国际，它既估計到和平时代的成就，也估計到已經开始了的革命时代的經驗。

布尔什維主义把“无产阶级專政”的思想普及到了全世界，把这几个詞先从拉丁文譯成俄文，以后又譯成世界各种文字，并且以苏維埃政权这个实例指出了：甚至一个落后国家中最缺少經驗、最缺少教育、最缺少組織習慣的工人和貧苦农民，都能够在整整一年內，在极大的困难当中，在同剝削者（受到全世界资产阶级支持的剝削者）作斗争中，保持着劳动者的政权，建立起比世界上以往的一切民主都更高更广得不可計量的民主，开始發揮千百萬工农群众在具体实现社会主义方面的創造性。

布尔什維主义强有力地促进了欧美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这是迄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沒有做到的。全世界工人日益清楚地看到，謝德曼和考茨基之流的策略沒有使他們摆脱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雇佣奴隶制，这种策略不能成为供世界各国效法的模范；同时，全世界无产者群众日益清楚地認識到，布尔什維主义指出了摆脱战争和帝国主义慘禍的正确道路，布尔什維主义是可供各国效法的策略模范。

不仅全欧洲而且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都在成熟着，俄国无产阶级胜利的胜利则帮助了它，加速了它，支援了它。这一切对取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还不够吗？当然不够。一个国家是不能作出更多的事情来的。但是这一个国家，由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还是做了很多事情，就假设世界帝国主义通过德帝国主义同英法帝国主义的勾结，明天摧毁了俄国苏维埃政权，就假设有这种最坏最坏的情形，布尔什维克的策略也还是对社会主义作了很大的贡献，对不可战胜的世界革命的发展给了很大的帮助。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  
载“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62—275页）

……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宣称，只要承认民族平等就是国际主义，同时又保留（更不用说这种承认纯粹是口头上的）民族利己主义的不可侵犯性，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则要：第一、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应当服从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和决心去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

（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1920年6月初，  
载“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28页）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列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世界革命才能胜利。白求恩同志是实践了这一条列宁主义路线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员也要实践这一条路线。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



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們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們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們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毛澤东：“紀念白求恩”，1939年12月21日，

載“毛澤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653頁)

## 2. 無产階級国际主义要求各国工人从組織上融合起来

……瑞士社会民主党人要使自己承認国际主义不致成为毫不負責的空話(象“中派”的拥护者和第二国际时代各社会民主党人始終表現的那樣)，第一、必須徹底地不斷地使外国工人同瑞士工人从組織上亲密起来，并且融合在共同的組織中，为他們的完全(公民的和政治的)平等而奋斗。瑞士帝国主义的特点恰恰在于：瑞士资产阶级对毫无权利的外国工人的剝削愈来愈厉害，他們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这兩部分工人的疏远上。

第二、应当尽一切努力，在侨居瑞士的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工人中間形成一个統一的，在工人运动整个實踐中确实是統一的，同样坚决、同样有原則地跟法(瑞士的拉丁語系区)德意三国的社会爱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国际主义派別。本綱領<sup>①</sup>应当成为瑞士境內所有三种主要民族或語言的工人的共同統一綱領的基础。如果不把瑞士各民族的站在革命社会民主党方面的工人融合起来，国际主义就是一句空話。

为了便于实现这种融合，应当使瑞士社会民主党的一切報紙(及工人、職員等等的經濟团体的机关报)都出版附刊(起初即使是周刊〔月刊〕，即使每期只出兩個版面也好)，用三种文字翻印，并且根据每

---

① “本綱領”就是指这篇作为“瑞士社会民主党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綱領”，题为“瑞士社会民主党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任务”一文而言。“綱領”共分五部分：一、对战争和一般资产阶级政府的态度；二、物价高涨和群众不堪忍受的經濟狀況；三、特別迫切的民主改造及政治斗争和議會制度的利用；四、党的宣傳、鼓动和組織工作的当前任务；五、瑞士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任务。——本書編者注